

# 回答历史之问 共创历史伟业

## ——中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新华社记者

北京初秋，天高云淡，万物丰收的喜悦正在酝酿。

时隔6年，中非领导人再度聚首北京，中非大家庭又一次友谊与合作的盛会——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如期而至。

“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壮阔图景中，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共绘新篇，以探索现代化的生动实践回答历史之问，携手推进合作共赢、和合共生、文明共兴的历史伟业。

这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必将为双方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 （一）

2023年8月，南非约翰内斯堡。习近平主席就任国家主席以来第五次踏上非洲土地。在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上，他动情回忆起十年前的那次访问：“2013年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就来非洲，提出真实亲诚对非政策理念。”

真实亲诚，凝结着中非友好交往的历史积淀。十多年来，正是在真实亲诚政策理念引领下，中非从友好合作精神中汲取力量，在团结合作的道路上坚定前行，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守道义，在新冠疫情冲击下守望相助，推动中非关系按下“加速键”，驶入“快车道”，进入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新时代的中非合作大树参天、枝繁叶茂。习近平主席这样总结中非关系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成功经验：“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非关系发展的每个关键时期，我们双方都能登高望远，找到中非合作新的契合点和增长点，推动中非关系实现新的跨越。”

时间回拨到2000年。为顺应国际格局新变化和时代新现实，中非合作论坛应运而生，自此开启中国与非洲国家整体合作新局面。从宣布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到决定建立和发展“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从确立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确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合作论坛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推动中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和引领国际对非合作的一面旗帜。

24年来，中非务实合作硕果累累，各领域交往空前活跃。中非贸易额从105亿美元增至2023年的2821亿美元，增长近26倍；中国对非投资存量从不足5亿美元增长至目前超400亿美元；中非合作新建和升级近10万公里公路、超1万公里铁路、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52个非洲国家以及非盟委员会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从“十大合作计划”到“八大行动”再到“九项工程”，双方互利合作新领域不断拓展，推动中非关系迈上新台阶。

新时代，中非正致力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命运共同体，成为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中非关

系蓬勃向前动力从何而来？诚如埃塞俄比亚的斯亚巴大学副教授巴卢·德米西所言，非中心意相通、梦想相连，双方对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成就了中非关系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 （二）

中非关系何以历经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而历久弥坚，历史给出答案。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和非洲老一辈政治家共同开启了中非关系新纪元。从那时起，中非人民在反殖反帝、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中，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相互支持、真诚合作，结下了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习近平主席指出，“这段历史告诉我们，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

中非两地，坦赞铁路的故事广为人知。5万多名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与非洲建设者一道，用汗水、鲜血乃至生命筑成了坦赞铁路。1971年10月25日，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身着中山装的坦桑尼亚代表在现场载歌载舞，友好情感真挚动人……中非交往家喻户晓的高光时刻，为中非友谊浇灌了牢固根基。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在中国汶川、玉树等地发生严重地震灾害后，非洲人民在自己经济并不富裕的情况下，仍慷慨解囊支援中国人民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非洲人民也永远记得，2014年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和几内亚等国爆发埃博拉出血热疫情，中国派出16批、1200多名临床和公共卫生专家与非洲国家共战疫魔……困难前守望相助，为中非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谊锻造了坚固内核。

从1963年向阿尔及利亚派出首支援外医疗队至今，一代代中国医务工作者走进非洲救死扶伤；自1990年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来，10多名中国官兵在非洲维和行动中献出宝贵生命；帮助非洲建设蒙内铁路、亚吉铁路等大量基础设施，援建非盟会议中心、非洲疾控中心等泛非标志性项目，积极分享中国经验为非洲减贫开辟新路径……无数事实证明，中国是非洲可靠的伙伴、真正的朋友。

根之茂者其实遂。中非关系不是一天就发展起来的，而是中非双方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卢旺达政治分析家让-巴蒂斯特·加蒙纳里说，中非之间的兄弟情谊建立在共同的经历、相互尊重和彼此挑战与期待的深刻理解之上，中国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为这段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新时代中非真诚合作进一步加深了双方的情谊。

### （三）

历经半个多世纪，中非深化传统友谊的初心不改，携手共同发展的道路越走越宽。正如习近平主

席总结的那样：“中非关系历经时间洗礼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合作共赢之路。”

这条合作共赢之路，一个鲜明特色是发展为

民、务实高效。中国助力非洲破解基础设施滞后、粮食短缺、人才短缺等发展瓶颈，走进非洲也为中国企业带来了拓展海外市场的机遇。“中非合作要

给中非人民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果和实惠。”从蒙内铁路、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到莫桑比克马普托跨海大桥、喀麦隆克里比深水港，再到南非德阿风电项目、赞比亚下凯富峡水电站……一个个“发展路”“梦想桥”“繁荣港”，打通了非洲大陆互联互通的动脉。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评论说，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大程度上由中国推动，“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响应非洲的诉求”。

从“点绿成金”的“致富草”，到抗旱增产的“中国稻”，再到“小豆子、大营养”的“中国豆”……十年来中国在非洲建成24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300多项先进农业技术，带动当地农作物平均增产30%至60%，惠及100多万非洲小农户。中非共和国总统图瓦德拉称赞道，中非农业合作“有力促进了减贫就业、增强食品安全、提高人民收入”。

中企承建的拉各斯轻轨蓝线上，有中国培养的尼日利亚司机；中国与科摩罗合作培训的医务人员，拯救了许多疟疾病人的生命；赴中国留学归来的坦桑尼亚学子投身农业，在东非的土地上耕耘着希望……一个个人生出彩的梦想，因中非能力建设合作而化为现实。

这条合作共赢之路，一个鲜明特色是真诚友好、平等相待。

不干预非洲国家探索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不干涉非洲内政，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在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在对非投融资中谋取政治私利——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对非合作“五不”原则，是对中非平等伙伴关系的郑重承诺。

中国始终以非洲各国发展振兴和民生改善为目标，加强与非洲发展战略对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追求双赢多赢共赢。坦桑尼亚《每日新闻》刊文指出，西方同非洲的合作往往附带条件且常常忽略非洲国家文化与发展水平的多样性，中国广泛听取合作方的声音，中非合作方向总是与非洲各国发展愿景相一致，因此获得了非洲国家的积极参与和支持。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中非坚定相互信赖支持。中国坚定支持非洲国家实现民族独立，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非盟一体化建设和联合自强的努力。中国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为非洲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任何对非洲的无理干涉和单边制裁。非洲国家也对中国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国家统一，实现发展振兴提供重要支持。

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浪潮中，中非同声相应，让“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正是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非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埃及、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大家庭，不结盟运动第十九次峰会、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在非洲胜利召开。时任塞内加尔总统萨勒称赞中国作为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非盟加入G20的国家，是非洲国家忠实坚定的朋友。

# 刘邦“创业集团”为何选址芒碭山

秦二世元年，刘邦已经拥有数百人的队伍，这期间，他并未向秦政权发起进攻，一种说法认为，他的人生经验是，看不准、无胜算的事情，不会第一个去做。果然，在得知陈胜、吴广泽乡起义后，他立即率芒碭山泽聚集起来的反秦力量，占领故乡丰邑，正式打出反秦旗帜。

秦末汉初，今天的永城市先后归属碭郡、沛郡和梁国，而此区域的芒碭山在世间只有一座。刘邦栖身于此，一生的事功与“碭”紧密关联。在刘邦与项羽早期的合作中，“碭兵”是刘邦部队的专属名词，其屯驻地点在“碭”，后来楚怀王封他为“碭郡长”，仍然是“将碭郡兵”，遵怀王命令西进关东，也是从“碭”出发。楚汉战争中，还有周吕侯吕泽“将兵先入碭”的功绩记载，可以说，“碭”是刘邦的主要根据地，“碭兵”“碭郡兵”是刘邦军的主力。

汉朝成立后，从功臣序列中可以发现履

历中多有“从起碭”“初起碭”“初从起碭”“起碭”的表达方式，其中“从起碭”者13人，仅次于刘邦家乡“从起沛”的14人，但是如果考虑秦时碭郡的管辖范围，把“从起碭阳”和“从起单父”的3人算在一起，则“从起碭”者稳居第一。

还应注意，即便是从沛县起家（从起沛）的曹参、周勃、樊噲、夏侯婴等，也均有随从刘邦在碭郡活动的记录，他们与碭地起事的功臣集团，基本属于刘邦集团中的核心阶层，其共同经营以丰沛及芒碭山泽为中心的势力范围，对汉朝勃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回望两千年前的秦末汉初，芒碭地区偏僻，易于藏身，行政管理薄弱，与沛县200余里的距离，行政的分割与隔离，地理的有利和便利，刘邦既躲于此，随着成长，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有头有脑的人物，与各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义释刑徒之后，刘邦带着少数追随者，藏匿于芒碭山泽岩石之间。2024年夏季，笔者与李可亭、潘伟斌、李俊山、盛朝新等多位学者、专家多次访问芒碭山及其周边乡镇，专家们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刘邦“隐于芒碭山泽岩石之间”，不能理解为被动地躲藏，他是在山里观望时局、等待机会。也会在合适的时机，到附近的乡土中，结交各路豪杰义士，壮大实力。

这条合作共赢之路，一个鲜明特色是彰显大义、开放包容。“中非关系最大的‘义’，就是用中国发展助力非洲的发展，最终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国主张多予少取、先予后取、只予不取，张开怀抱欢迎非洲搭乘中国发展快车。”习近平主席这样说。

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编制《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规划》、举办中非农业合作论坛等机制规划，到建设中非孔子中心、设立鲁班工坊、建设中非卫星遥感应用合作中心等项目实施，中非合作始终聚焦双方合作重要领域，既为非洲发展解决“燃眉之急”，更为中非合作开创新领域、给中非人民带来新福祉。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由衷地说，“中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中非合作重开放、不排他。中国呼吁加大对非重视，增加对非投入，支持非洲发展，通过做大中非合作蛋糕，帮助非洲成为新的全球市场，愿意在尊重非方意愿基础上开展更多三方合作、多方合作。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副署长、肯尼亚经济学家赖德认为，以非洲需求为驱动是非中合作鲜明特点，带动了西方国家等领域外合作方更多考虑非洲需求，同非洲建立平等伙伴关系。

###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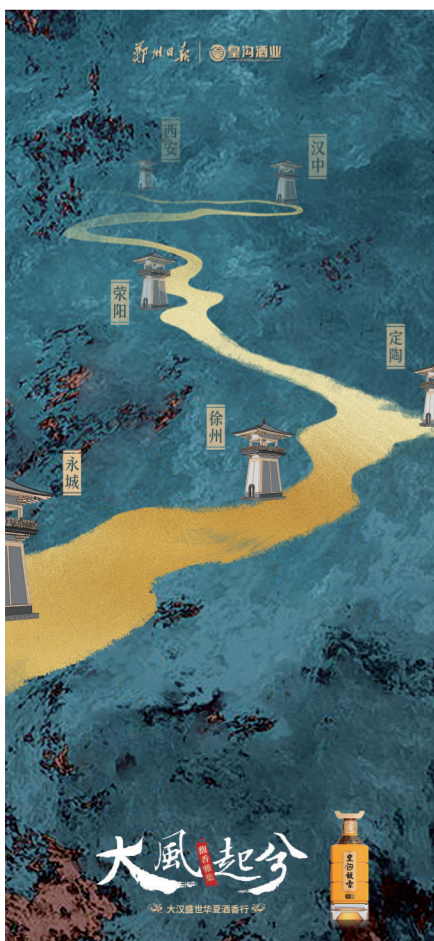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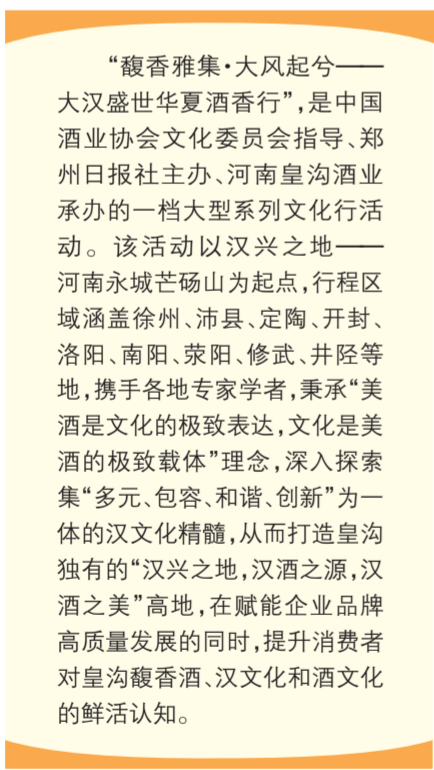
中非合作的巨大成就让世界重新发现非洲——非洲不是西方语境中“绝望的弃儿”，而是21世纪“充满希望的大陆”。中非合作论坛更是带动国际社会加大对非关注投入，世界上一些国家纷纷建立起对非合作机制，非洲的国际合作平台因此有了更多选择，非洲国际地位随之得到显著提升。

面对当今世界依然存在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中非并肩站在一起，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理直气壮坚持发展中国家的正义主张，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正能量，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了典范。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中非坚定相互信赖支持。中国坚定支持非洲国家实现民族独立，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非盟一体化建设和联合自强的努力。中国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为非洲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反对任何对非洲的无理干涉和单边制裁。非洲国家也对中国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促进国家统一，实现发展振兴提供重要支持。

在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浪潮中，中非同声相应，让“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力量进一步壮大。正是在中非双方共同努力下，非盟成为二十国集团正式成员，埃及、埃塞俄比亚加入金砖大家庭，不结盟运动第十九次峰会、第三届南方首脑会议在非洲胜利召开。时任塞内加尔总统萨勒称赞中国作为第一个明确表态支持非盟加入G20的国家，是非洲国家忠实坚定的朋友。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可称得上二代英雄的并不只有项羽和刘邦。彭越、黥布、韩信以及章邯等人都具有取代刘邦称雄一时的才能。刘邦之所以能够成就这番大业，完全是因为他占据了当时的天时、地利、人和。

### ——日本 佐竹靖彦

豫东千里平原的唯一山峰，是芒碭山，此山海拔156米，不高，与周边相近山脉也有350公里之遥，无名山血战。兀自存在，成为大自然对沃野平畴的风雅点缀，也一次又一次堂而皇之走进中国历史。尤其是作为刘邦“创业集团”的根据地，它的存在，为大汉的建立铺垫了更为神奇、玄幻的色彩。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2000多年前，刘邦“创业集团”为何选址芒碭山？

### “东南有天子气”并不是具指刘邦

刘邦建立大汉政权的 routes 上，有许多谶语及传说，其中，“东南有天子气”是较为著名的一例。

此话出自《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厌，这里应该做“压制”理解。

“天子气”，是否具指刘邦的光环？

秦汉之际，丰沛与芒碭之间湖泊密集，沼泽遍布，交通不便，秦廷统治势力鞭长莫及，是天下“苦秦”者的最佳隐身聚集之处，在山水林泽的掩护下，此时除刘邦外，陈胜、桓楚、彭越、英布等均有“泽”中起事或藏身其间的事例。

此外，战国时期，又有大量农民和都市居民因为丧失户籍，流亡至沼泽地带，这种状况直到秦统一天下后仍在继续。

而且，地缘造就的人格秉性，塑造一种钢铁意志的硬汉精神，使秦在统一六国的战争中，血战到底、损失较大的战役也是在楚地发生。

从物理意义上讲，湖泊沼泽根据气温变化容易形成水雾气体。但是“东南天子气”之说，显然是千里之外的秦庭担心反叛，有心理因素。此外，秦汉时期还流行一种“望气”的占卜术，术士观察云气可以预测吉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始皇。

《史记》还记录了两则与之相衍生的信

息，一是众人劝说在芒碭山隐匿的刘邦，该举旗反秦了，刘邦说，再等一下，圣人将在东南出现。不到一年时间，陈胜吴广起义，刘邦、项梁马上响应。

二者，刘邦曾对吴王刘濞说“汉后五十年东南有乱者”，他预告了未来的诸侯之乱，而且言中，刘濞正是“七王之乱”的主谋和参与者。

从这些案例中可以看出，“东南有天子气”，并非具指某一个人，应该是一种天下汹汹、亡秦必楚的气脉、气象。事实也确实如此，亡秦最大贡献的陈胜、项羽、刘邦三大集团首脑，都是楚人，其主干力量多是来自东南的楚人。

刘邦的可爱之处在于，听到了“东南有天子气”预言后，“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碭山泽岩石之间”。对号入座，显露一种强烈的自我实现意识。仿佛一个少年听了大家对他的“国之栋梁”的祝愿之后，铆足了劲儿往“栋梁”的座次上奔赴。

### 义释刑徒，疑似精妙设计

《史记·高祖本纪》讲述刘邦往骊山送刑徒路上，不少人逃离，自己就认为即使到了目的地，因为公差疏漏，按照秦律，免不了一死。所以夜间解开刑徒的绳索，让大家各自奔逃，自己也要消失雪藏。

读此的直感，隐身芒碭山，似乎是刘邦的无奈之举。

每每看这一段，笔者不由得想起公元960年的陈桥兵变，赵匡胤黄袍加身后，为什么派兵出来，已无人深究了。

以此反观刘邦的解差行为，有很多疑问。这时他是在任侠社会历练过的泗水亭长，所谓“黑白两道”通吃的高手；此前，他已经有前往咸阳派差的经历，经验丰富，且刑徒一路绳捆索绑，只要不懈怠，公差们完全可以操控团队；沛县临近芒碭山百十公里，押解伊始戒备正严，怎么可能就地跑路那么多刑徒……

对一个熟谙秦律的吏员而言，这都是低级错误。

如果再延伸，此时的刘邦已经娶妻吕雉，上有父母、下有一子一女，加上与曹氏的孩子刘肥，他是家庭中的顶梁柱。一人逃逸，秦律

的“连坐”也会殃及家人。可是，吕雉竟然能在萧何、曹参的帮助下从大牢里逃出，还可以偶尔带着子女到芒碭山探望夫君。

以此推测，送徒骊山与义释刑徒后的隐匿芒碭，应该不只是机缘巧合吧？

所有精心的选择结果，都有充分的研判基础。

刘邦似乎有社会活动家的基因，从少年至终老，他一直活跃在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中，年少时已经与本地任侠中的大人物王陵接触，称兄道弟。进入青年时代，结交了不少活跃在家乡丰邑西郊山泽的社会人物，经过推荐，还与活跃在魏国的大侠张耳成为至交。《史记》记载为：“高祖为布衣时，尝数从张耳游，客数月。”这是在刘邦任泗水亭长之前，身份还是农民。

张耳所在的外黄，即今天的民权县，与刘邦家乡丰邑距离150公里，当时魏国正处在魏国灭亡之后的动荡期，这绝不是一个青年农民轻松观察的去处，张耳也不可能接纳游山玩水的年轻人居住数月而不归。他们一定是为对方提供了丰富的情绪价值，才培植出常青的友谊之树。

这些走访与交流，养成了刘邦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对影响力所及下的地理状况最基本的判断力，以当时三条重要的物资通道水系来看，分布在睢水流域的芒碭山泽位于魏、楚、吴、越的交通要津，是大规模补充物资的开放地区，水路四通八达，地理条件优越。而且，对于任侠色彩浓郁的刘邦而言，这个四处丘陵的地方，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位置。他青少年时活跃于此，随着成长，已经成为这一地区有头有脑的人物，与各界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义释刑徒之后，刘邦带着少数追随者，藏匿于芒碭山泽岩石之间。2024年夏季，笔者与李可亭、潘伟斌、李俊山、盛朝新等多位学者、专家多次访问芒碭山及其周边乡镇，专家们较为一致的意见是，刘邦“隐于芒碭山泽岩石之间”，不能理解为被动地躲藏，他是在山里观望时局、等待机会。也会在合适的时机，到附近的乡土中，结交各路豪杰义士，壮大实力。

王见宾